

紅梅夢論叢



I207.411/31

红楼梦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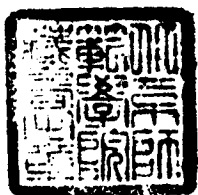
陈毓黑 刘世德 邓绍基 著

DCS/5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4695



上海古籍出版社

724695

红楼梦论丛

陈毓罍 刘世德 邓绍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19,000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0

统一书号：10186·63 定价：1.10元

目 次

▲《红楼梦》的主题·····	I
●评“《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	28
曹雪芹佚著辨伪·····	64
曹雪芹画像辨伪·····	115
【附录】俞瀚资料辑存·····	166
●《红楼梦》是怎样开头的?·····	185
●《红楼梦》怀古诗试释·····	194
●关于高鹗的《月小山房遗稿》·····	217
●《红楼梦》第四回校勘整理札记·····	221
▲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的讨论·····	240
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	253
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	264
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给茅盾同志的信·····	274
曹雪芹卒于癸未除夕新证质疑·····	279
后记·····	297

《红楼梦》的主题

刘世德 邓绍基

一

两个世纪以前，伟大的作家曹雪芹，经历了由“锦衣纨绔，饫甘餍美”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在贫病交加的境况下，离开了当时那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社会，寂寞地死去。他的一生仅有四十几个年头，他却用了其中的几乎四分之一的时间来为我们留下一部没有完成的伟大的作品——《红楼梦》。《红楼梦》把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推上一个空前的高峰，并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证明了曹雪芹在变幻的一生中并不是象他自己所说的“一事无成”。两百年来，《红楼梦》家喻户晓地受到了无数读者的喜爱，这证明了曹雪芹死后并不寂寞。

但是，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封建社会里，他的思想性格，他的所作所为，除了二三知己以外，并不能被更多的同时代人所理解。他的作品在他死后不久虽已“不胫而走”，他本人的名字却曾经长期地被埋没着，他的作品的真正的主题也曾经长期地被掩蔽着，被歪曲着。

好象是一种预见，他曾在书内题了一首绝句，借以发泄自己的感慨，感慨自己著书的意图不能为人理解：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在他逝世的十二年以后，同他关系极为亲密、很可能就是《红楼梦》的第一位读者和批评者的脂砚斋，在书内写下了一条批语：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獭(癩)头和尚何？怅怅！……

脂砚斋那时也还在感慨于天下读书人是否“能解”《红楼梦》。其实，就是这位批书人，我们从他的全部批语看来，他也同样不能真正了解曹雪芹的用心，更谈不上“能解”《红楼梦》的客观意义了。

自从曹雪芹和脂砚斋发出感慨以来，已经将近两百年过去了。不同的人对《红楼梦》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看作爱情小说来欢迎或攻击；有人把它看作政治小说来肯定或否定；有人把它看作纯粹是作者的“自叙传”来说明它的“平淡无奇”；有人认为它是鼓吹“解脱”或“出世”的作品；有人认为它是宣扬“色空”观念的小说。我们清楚地看到，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限于他们的偏见，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深入地了解曹雪芹的真正意图，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红楼梦》的价值。

曹雪芹提出的问题，“谁解其中味？”，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肯定地回答。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红楼梦》的真正的“解味”之人，才能科学地阐述《红楼梦》的内容。

近几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批判以来，有不少的同志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和分析《红楼梦》，把《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推进到一

个新的阶段。但也还遗留着不少的问题，有待我们今后逐渐解决。比如，《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也还存在着不同的答案。有些同志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爱情小说，并且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这似乎是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在我们看来，这种意见不但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不符合《红楼梦》主题的实际，而且，恰恰相反，它正大大地缩小了《红楼梦》的意义，降低了《红楼梦》的价值。

《红楼梦》的第二回是以四句诗开始的。其中最后两句说：“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接着，作者不惜用较多的篇幅来写“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段。这些，被安排在全书的开端，看来并非偶然，而是在艺术处理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应该把它当作“闲文”看待而忽略过去。曹雪芹在这里描写了贾雨村和冷子兴两人在村肆中“闲谈慢饮”的对话。这一席话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介绍书内即将出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环境，更重要的是画龙点睛地借此透露了全书的主题。

贾雨村和冷子兴是从都中的新闻谈起的。贾雨村先说，荣国府是“荣耀”的门第。冷子兴相反地却说，荣国府和宁国府实际上是“衰败之家”，正处在没落的过程中：“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然后，他更进一步指出：

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

代了。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仅仅是第二回的回目。但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作者在演说荣国府、宁国府。这番“演说”实际上概括了曹雪芹在全书八十回篇幅中关于大大小小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中所写到的无论哪一个人物，无论哪一起事件，没有不是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这一段话所包含的意义而出现在读者眼前的。

在作者的笔下，和荣国府、宁国府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三个大家族——史家、王家和薛家。第四回中，贾雨村曾从门子手里接过来一张“护官符”，上面抄写着“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官，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就是所谓“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

可惜，曹雪芹生前没有来得及写完全书，以致我们今天还无法确切知道他在八十回以后怎样描写或交代史、王、薛三家的破败。可能，八十回以后，当作者继续描写贾家的衰败的时候，还会出现比较重要的情节同时涉及另外三家的衰败，用以照应前面说的“一损皆损，一荣皆荣”。从现在的前八十回来看，作者的笔触主要是集中在贾府一家上。另外三家的一些人物也主要被安排在贾家的大门和围墙之内活动着。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描写以贾家为主的四大家族的衰败和没落，从而对封建社会作

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使我们看到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必然走向没落和崩溃的历史命运,这就是《红楼梦》的重要主题。

二

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男子往往最有资格被人们看作是一家一族的代表。《红楼梦》在描写荣、宁二府的衰败没落,揭露贵族家庭的腐朽黑暗,从而达到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的时候,它的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一系列“浊臭”的男子,显示了对这个阶级的丑恶而腐朽的本质的谴责,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个阶级的前途的失望。

书内首先写了贾赦、贾珍、贾琏、贾蓉、贾芹、薛蟠等人。这是一群“败家子”的形象。

这些人倚财仗势,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之中有的人为了抢夺一个丫头,动手打死人,然后就“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自有那趋炎附势的官吏替他开脱和了结;有的人看中了一个贫民的几把旧扇子,便千方百计地讹诈、陷害,使对方坑家败业,不知是死是活。从书里的描写可以看出,他们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人民的灾星。他们是作威作福的压迫者的形象。

这些人的道德已经腐败到了极点。他们偷鸡摸狗,眠花宿柳,今天勾引这个,明天又想糟蹋那个。甚至到了胡须苍白、儿孙满眼的年纪,依然是这样。性的关系的混乱,是他们所存身的家庭的一个特征。而这种丑事,在他们几乎是公然进行的,人们也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无怪连贾母这位老祖宗都变成了他们的辩护士,为他们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

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

我们从荣国府、宁国府里嗅到的霉烂的气味，主要就是从这一类人的身上发出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了他们所出身的阶级的丑恶而腐朽的本质。同时，他们的腐化堕落也是在败坏那个使他们赖以腐化堕落的阶级。因此，不论从曹雪芹的主观思想或《红楼梦》的客观意义看，他们显然都是被毫无保留地鞭挞的对象。

除了这些人以外，《红楼梦》中还写了封建统治阶级男子中的另一种人，如贾政。

在当时的社会里，贾政是所谓正派人物。他道貌岸然，死心塌地维护封建制度。他丝毫也不能允许他的周围有离经叛道的思想的存在。贾宝玉“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成为他的眼中钉。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是矛盾的大爆发。为了免得把自己的儿子酿到他心目中的“弑君杀父”的田地，他企图亲手来毁灭他的生命。

他处处用自己的行动维护封建制度。但他毕竟是一个头脑空虚、庸碌无能的人。而且他不得贾母欢心，常常无权干涉家内的日常事务。这限制了他的努力，使他不能有所作为。象他这样的人，既无法使家道中兴，也无法挽救他那个家族的没落和崩溃。

曹雪芹对待他笔下的贾政，和对待贾赦、贾珍、贾琏一类人是有所区别的，在谴责之外还有一点保留。照他看来，贾政这样的人还是守本分的，并没有作那些按他的身分和地位所不应当作的事情。在贾政的思想或行动里，他总是力图巩固自己的家族和阶级的地位。可是，他回天乏术，无法抗拒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在荣国府、宁国府里，在主人公贾宝玉周围经常出现的封建

统治阶级的男子主要就是这样两类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耳濡目染的结果，贾宝玉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偏激的想法：“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红楼梦》通过这些“渣滓浊沫”的形象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的面目和腐朽的本质，从而使我们感到，这个阶级已经糜烂不堪，一代不如一代，崩溃的前途是注定要到来的。

贾宝玉虽然觉得“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儿”，而且在大观园也的确有着不在少数的天真、纯洁、可爱的少女，但他并不认为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他还有一句有名的话：“女孩儿未出嫁时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是的，她们是有区别的。按照封建社会的男治外、女治内的惯例，一些统治阶级的妇女在家庭内部往往掌握着管理日常事务的大权。这样，她们有时候无异处于封建势力体现者的地位。要求摆脱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的贾宝玉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出这样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一类妇女中，《红楼梦》里着力描写了王熙凤和贾母两个人。

王熙凤和贾政相反。她有“材”，但这“材”也不可能用来“补天”，相反，恰也是在催促她和自身阶级的灭亡。她的行为比之贾珍、贾琏、薛蟠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好揽事，充满了权力的欲望。她唯利是图，始终计较着金钱的得失，甚至还暗中扣留大家的月例钱，作为放债之用。她勾结官府，害死了一对未婚的夫妻，坐享三千两银子。贾瑞之死和尤二姐之死两件事充分地说明了她的残忍和阴险。在她的身上同样突出地体现了封建统治

阶级的特性。这些，《红楼梦》里都用批判的笔墨深刻而生动地描绘出来了。

她在荣国府掌握着管家的权力，她又聪明、能干，善于应付各种困难的处境。所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正说到了她的这一方面。但她不放过任何机会打个人的小算盘。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我”字。正是这样，她管家的实际效果也恰恰是引起更多的家庭矛盾。

对于她，曹雪芹一方面有所惋惜，惋惜她那过人的才干没有施用在“正路”上，不能支撑住摇摇欲坠的贾府的深堂大厦；另一方面也无例外地加以暴露和谴责，暴露她那歹毒的心灵，谴责她那令人发指的罪行。《红楼梦》通过这个人物的故事告诉读者，即使是有了王熙凤这样一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管家婆，贾府那股霉烂的气味也只会增强，而不会减弱，更不会改变。

贾母又是一种人。她年逾八旬，是贾府辈分最高的“老祖宗”。享福和行乐几乎成为她唯一的要求。只要她那家长的权威地位受到尊重，只要她那享福和行乐的要求得到满足，其他一切，她都可以不加计较。她但求风平浪静，安稳地度过欢乐的晚年。《红楼梦》在这个人物性格的刻划上是比较深刻的：正是由于她的纵容和放任，贾琏、王熙凤等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干着罪恶的勾当；同样，正是由于她的溺爱和回护，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和性格才得以进一步发展。所以，她主观上想维持现状，而在客观上却促进和加速了这个家族的崩溃的到来。

就是这样一些少爷、老爷、少奶奶、老太太们，在荣国府、宁国府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书内，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红楼梦》为他们逐个地画出了肖像，勾勒出他们那丑恶的嘴脸，又揭露了他们那污浊的精神世界。这就使读者看到，在那样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除去贾宝玉以及他

周围的几个姐妹和丫头以外，几乎再也找不出什么正面的人物来了。所谓“儿孙一代不如一代”，预示着这个家族的前景。

曹雪芹在表达这个主题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离开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他感到了他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级在逐渐地衰败下去，不肖的子孙不断地涌现出来，恶行和丑闻也时时刻刻产生着，因而对那些败坏了他这个阶级的无可救药的人进行口诛笔伐。这一类人，他对他们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同时，他又以较为不同的心情描写贾政、王熙凤这类的人。对他们既作批判，又有惋惜和同情。这里就显然表现出曹雪芹的阶级局限性。他尽管已经看到了他所出身的阶级的腐烂和没有更好的前途，却无法认识到这个过程是由它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受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制约，他们任何人在它的面前也无能为力，那怕是再出现一千个走“正路”的贾政，一万个有“才干”的王熙凤。

不过，曹雪芹到底是伟大的。他不仅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他所出身的阶级的腐烂和没有更好的前途，而且还接受了一些下层人民的观点，从他们的角度对这进行抨击。

书里描写了焦大和柳湘莲两个人物。焦大，这个忠于贾府先代的仆人，为贾府的创业立过汗马功劳。他深深地了解到，主子们今天的“享荣华，受富贵”，是和他们往日的出力分不开的。他看不惯眼下的淫乱和衰败，他公开地叫嚷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他甚至当着主子的面，发出怒吼：“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可以说，他是和贾家那些当权者不可调和的人物。柳湘莲，这个富有正义感的没落了的“世家公子”，一针见血地对贾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这正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般人民对于宁国府这样的封建贵族、地主家庭的评价。

在《红楼梦》里还出现了一个下层人民的形象。这就是刘老老。《红楼梦》里写刘老老两进荣国府，正象写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样，不仅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上的安排，而且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它让读者随着这位来自农村的老妇人走进荣国府的大门，用外来人的眼光对比地观察着那“金门绣户”之中的日常生活的场景。贾府的豪华、奢侈，简直是惊人的、不可想象的。光是吃螃蟹，再搭上酒菜，给予刘老老的感觉就是：“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刘老老在这里出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她充当了穷奢极侈的生活的揭露人。

关于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豪华、奢侈，《红楼梦》里是一再地予以揭露的。象秦可卿的丧事，“恣意奢华”，连棺材都要用那出一千两银子也没处买的“檣木”做成的，大殓时更是“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为了迎接元春省亲，盖造别院，那种“奢华糜费”的程度就连元春本人也觉着太过份，而在临走时“再四叮咛”以后“万不可如此”。贾珍、贾蓉等人在居丧期间，以习射为由，约朋聚友，“天天宰猪割羊，屠鸡戮鸭，好似‘临潼斗宝’一般”。对于荣国府、宁国府这样的大家庭，没有一定的排场，是无法度日的。贾府每年要从农民身上剥削不少的血汗钱，这笔巨额的收入正是他们生活的经济基础。黑山村的庄头乌进孝向宁国府交租，除了大量的实物不算，在歉收的年间一次就是二千五百两银子，而这个数目还只达到贾珍原来所估计的一半。越有收入，就越讲究排场；越讲究排场，收入就越不够用。繁华和奢侈本身已经埋下了没落和衰败的种子。这就是贾府的真实情况。

冷子兴说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曹雪芹关于这一点的描写是自始至终的。他反复地描写管家的

王熙凤前后不止一次地在言谈中流露出这种忧虑。王熙凤清楚地知道，“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贾珍更用一句形象的话来作比喻：“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处于这种情况之下，贾府的人们有时不得不盘算后事，设法节省用度。书内先有秦可卿关于祭祀和家塾的托梦，后有林之孝关于发放老家人的建议和王熙凤关于裁革丫头的建议。然而这都不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因为根本不能阻止这个家庭的衰败的趋势。

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宝钗小惠全大体”描写探春等为了显示才能，不辜负王夫人的委托，也想在经济上做些兴利除弊的事。她们商议了半天，定出两个措施，第一是“每月蠲了”由买办经管的“头油脂粉”钱，第二个也是最大的措施是改进大观园中花果树木池鱼等的管理，一算每年可省下四百两银子。在曹雪芹笔下，探春是个“才自聪明志自高”的人物，在她理家的时候，不仅“作法子镇压”下人，而且冷酷地整治她的生身之母，甚至还想拿贾宝玉、王熙凤开刀。因此连王熙凤也有点害怕，并且承认她比自己“更利害一层”。就是这样一位人物，而且还是在薛宝钗这位“谋士”的协助下，她的理家，在经济上的最大收效不过一年省下四百多两银子。对于这样一个开支浩大的家庭，这四百多两银子当然也解决不了大问题。“敏”如探春，“识”如宝钗，她们终是无法扭转这个家庭的衰败的局面的。

在七十回以后，贾府经济枯竭，入不敷出，原来潜伏着的没落的征象已经完全流露到表面上来了。为了弥补亏空，贾琏不得不央求鸳鸯偷取贾母房里的金银器具去卖，王熙凤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典卖铜锡器具和押当金项圈。最后甚至王熙凤服药治病时，王夫人找遍全家，也翻寻不出二两上好的人参。这些细节全都具体而深刻地表现出，这个家族已经陷入了多么可悲

的衰败的境地。

总之，曹雪芹在《红楼梦》全书内用荣国府、宁国府由盛而衰这样一根基本线索把许多大大小小的情节贯串起来。他描写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形象，用他们的丑恶的面目和腐朽的本质来说明封建统治阶级“一代不如一代”，已经不可救药。他描写了大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尤其侧重在它怎样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发展到日暮途穷、势败家亡。为了补充说明他的意图，他还不时运用象征手法，通过猜谜语、说笑话、点戏等细节，给读者以一定的暗示。特别是五月初一日清虚观打醮点戏一段，写得虽很简单，却耐人咀嚼。当时演三本戏：第一本《白蛇记》，第二本《满床笏》，第三本《南柯梦》。作者没有描写开戏以后的情形，只是写了点戏以后贾母和贾珍关于剧目的几句问答。《白蛇记》演汉高祖斩蛇起义故事，象征着贾府祖先的创家立业时期。《满床笏》演郭子仪七子八婿故事，象征着贾府的全盛时期。《南柯梦》则象征着贾府的盛席华筵终究不过是一场转眼成空的梦境而已。关于第一本戏，贾母问了一下内容。关于第二本戏，贾母笑着说了两句。关于第三本戏，贾母的反应，曹雪芹只写了八个字：“贾母听了，便不言语”。为什么不言语了呢？原来连这位“老祖宗”也不禁由今天的预兆联想到自己这个家族的明天，而不得不有所感触了。

三

《红楼梦》通过对贾府的日常生活的细致的描绘，表现了它们怎样在走着下坡路，逐渐地衰败着、没落着，反映了它们最终必然崩溃的命运。这有着典型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封建贵族、地主家庭的前途和命运。

而且，《红楼梦》里的荣国府、宁国府就象是一面镜子，里面反映了当时的封建社会的形形色色。（尤其是关于这个家族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的描述，富有巨大的社会意义）此外，它还直接写到了一些和荣国府、宁国府有关的社会生活。在所有这些地方，它都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一系列上层建筑的批判和否定，对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维持他们的统治权的一系列制度的抨击和反对。这汇成了对封建主义的广泛而深刻的批判，从而使我们看到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征兆。

根据作者在第六回所说，“按荣府中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就在这样一个入多事杂的大家庭内，呈现出种种的错综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展开着动人心魄的斗争。

从贾府的统治者内部来说，矛盾普遍地存在着。父母与子女两代之间的矛盾，这里试选几个镜头：贾赦用一个笑话委婉地批评了贾母的偏心；贾母从来也不愿意看到贾政置身在她周围的欢乐的人群中；探春当众给赵姨娘没脸；邢夫人对王熙凤的遮天盖日的手段颇有微辞。此外，在平辈间，例如贾赦、贾政兄弟，邢夫人、王夫人妯娌，王夫人、赵姨娘妻妾，惜春、尤氏姑嫂，矛盾之多，更不在话下了。为了眼热于家庭宠儿的地位，赵姨娘、贾环母子二人处心积虑地陷害贾宝玉，显得多么的可怜而可怕。贾琏和王熙凤夫妻各怀鬼胎，互有打算，又显得何等的可鄙而可憎。外表上，这些人之间维持着骨肉的情面，其实，明枪暗箭，防不胜防。为了各自的切身利益，无时不在寻找适当的机会给予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正象探春所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封建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阶级特性在《红楼梦》描写的封建大家庭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得到了真实的反映。